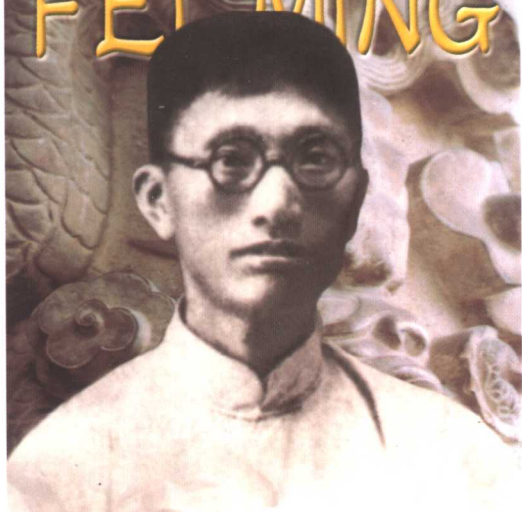


FEI MING



废名小说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I246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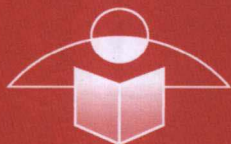
F336

FEI MING'S

SELECTED SHORT STORIES

废名小说

格非选编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787775

责任编辑 张德强

封面设计 梁 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废名小说/废名著;格非选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3.6

(世纪文存)

ISBN 7-5339-1708-1

I. 废... II. ①废...②格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01199号

废 名 小 说

格非 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2 字数 272 千字 印张 11

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1708-1/I·1500 定价:17.00 元

前 言

格 非

我在清华开了一门名为《小说创作》的选修课，选讲的作品中就有一篇是废名的《桃园》。学期结束后，有一位学生在交来的作业中给我附了一封短信。她说，她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真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还有一个叫做“废名”的作家，而且文章竟也写得那么好。在这封信的结尾，她写道：“若不是经过老师的分析与讲授，我无论如何读不懂《桃园》的。”

这句话带有一点感谢我的意思。一个大学生读不懂《桃园》这样的作品奇怪吗？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。据我所知，就连专门研究文学史的专家，在《桃园》这篇小说的解读中，至今还有不小的分歧呢。举例来说，小说中的那个酒鬼父亲问阿毛喜欢吃些什么时，阿毛回答说：“桃子好吃。”听了这一句平常的话，父亲何至于觉得它无异于“一声霹雳”，眼睛都呆住了呢？另外，小说中那个可怜又可爱的小女孩阿毛到底是死了没有呢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。

刘西渭曾把废名称为最“孤绝”、“晦涩”的作家，他所说的晦涩指的当然是废名的文体与语言。问题是，有时读者想要弄清楚作家所描述的故事的大致轮廓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（比如《莫须有先生传》）。废名喜欢“省略”，但往往是省略得过了头；喜欢“冷僻奇崛”，常常冷僻得让人难以捉摸，不可索解；他又喜欢用典，而且古典、今典一起用，比起他所喜欢的庾信、李商隐来也有过之而无不

及。不论怎么说,废名本人似乎对自己的晦涩不以为意,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“过于明白”了。说到底,他的某些小说的确不是写给一般人看的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读者必须与作者处于同一个基调上面,阅读才有可能。这个要求初看不算太高,但读者要时时想着与北大讲师处于同一个基调,而且还要时时顾及到他那飘忽不定、幽深曲折的心思,实在就有些苦恼了。在废名的小说中,两个句子之间有时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。他在评价莎士比亚的妙处时,曾感叹莎剧“字与字、句与句,互相生长,有如梦之不可捉摸”。但我总觉得这句话对莎士比亚未必适用,却恰好是他自己创作的绝好的注解。如此说来,后来的读者读不懂废名,作家本人似乎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。

按照我的理解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废名的小说集,并不是为专门的研究者提供方便,而是为了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选编一个简明的读本。向今天的读者介绍废名,我觉得以下两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简单地谈一谈:一、废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?二、如何阅读废名。下面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。

废名原名冯文炳,字蕴仲,1901年生于湖北黄梅县。黄梅县是佛教胜地,为禅宗四祖传衣钵于五祖弘忍之地,后六祖慧能亦远道而来,于黄梅向弘忍求问佛法。距县城二十余华里处的五祖寺,废名在日后的小说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到。另外,城郊的东禅寺、四祖寺亦是著名的丛林。1930年前后,废名研习佛经,迷醉禅理,与他的同乡熊十力来北大讲授唯识论确有直接的关系,但童年记忆中的禅佛氛围对废名创作亦影响甚巨。

废名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两年后进入本科英文系,随即开始了与周作人长达数十年的交往,亦被称为周氏四大弟子之一。1929年北大毕业后,经周作人推荐留校任中国文学系讲师。废名的绝大部分小说均写于1922年至1932年这短短的十年间。废

名后来突然放弃小说的写作,潜心学佛固然是原因之一,但我认为这一转变,实际上是废名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不断寻找自身的必然结果。1926年6月他决心废掉冯文炳之名,另起一个名字,可以看成是废名与他的过去告别的一个突出的例子。

废名一生的创作和思想,常常变动不拘。早年的作品朴素清明。鲁迅对他的评价是:“以冲淡为衣”,较为“闪露”。《竹林的故事》为这方面的代表作。后来渐入“隐士”一途,躲入西山,潜心创作诘屈聱牙的《莫须有先生传》。《莫须有先生传》是一部想象奇僻,意理深邃,笔法恣肆的诗性小说。其隐晦艰涩之处,果然令人望而生畏。周作人赞之曰:“情生文,文生情,”“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。”与《莫须有先生传》差不多同时出版问世的《桥》,也许是废名最重要的杰作。朱光潜曾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作品:“它表面上似有旧文章的气息,而中国以前实未有过这种文章。”

1932年废名又由“隐”入“佛”,后来干脆连小说也不写了。这个时候的废名开始喜欢“真实”,厌恶一切形式的虚构和想象。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,废名避难故乡黄梅,在被迫脱离了书斋生活之后,为躲避日军炮火而四处迁徙,废名真正接触到底层的民间社会,对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一次开始了正面的思考,同时也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清理。他将现实的观感、历史的思索、个人的感悟均写入了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这部作品中。文风由“奇僻生辣”重新回到简朴平易。

1946年废名重返北京,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成为朱光潜主编的《文学杂志》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。这期间的主要作品,除了前面提到的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外,还有不少短小精悍、意味隽永的散文。1952年废名调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(现吉林大学)中文系任教授,直至1967年9月4日因病去世。

废名的一生寂寞平淡,其文学活动除了曾与冯至合办过一本

杂志(《骆驼草》,1930)之外,基本上以教书为业。据说,他在北大所开设的“李义山诗妇女观”一课终因只有三人选修而被迫停开。他的学生回忆说,废名讲课的方式基本上是旁若无人的自问自答,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。

废名长相奇古,性格内向,不太与人交往,行为举止时有怪异之处,用毛笔写英文即是一例。但废名的思想和创作却波诡云谲,充满了变化和波动。他先是由儒入道,继而由道入佛,后来又声称信奉马克思主义,并认为佛理与马克思主义声气相通,幻想着将儒道佛和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。

废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的小说家、散文家和诗人,也是著名的文体家。早年与鲁迅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先河,又尝试将唐人写绝句的方式引入小说创作,成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,其文风影响了沈从文、汪曾祺、何其芳等一批作家。废名的难读与晦涩的确是事实,就连周作人在阅读废名小说时也坦言“所懂未必多于别人”。但以我的经验来看,废名的晦涩其实并不可怕,关键在于要找到作家创作的“心路”,了解他文体的来源,熟悉他的技巧和叙事方法。更何况,废名的小说也不是篇篇难读。

按阅读的难易程度来说,最容易阅读的当然是《竹林的故事》诸篇,其中《柚子》、《阿妹》等作品直白平易,没有理由读不懂。假如读者想要简略地了解废名小说的菁华,我所推荐的篇目是《桃园》和《桥》,当然阅读这两篇小说是需要一点耐心的。其实废名的全部小说加在一起也不过七八十万字,对于那些读完本选集仍然意犹未尽的读者而言,将废名所有的小说都找来通读一遍也不是难事。据说《废名全集》正在编纂之中,不久即可问世。

要想真正了解废名,他的散文不可不读。近年来有人认为,废名的散文成就要高于小说,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也未尝不可。问题

是在废名那里，小说、散文甚至于诗歌都是一回事。废名为《人世间》和《世界日报·明珠》所撰写的短文，脍炙人口，为废名散文的精粹。我觉得由止庵选编、东方出版社出版的《废名文集》是一个很好的散文读本。

废名的文学主张散见于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以及各类文章中，而《谈新诗》一书，作为中国现代作家第一部研究新诗的专著，尤其值得重视。废名在书中将新诗与古体诗的形式和表现方式作了全面的比较研究，对胡适、鲁迅、郭沫若、冯至、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析。我以为，读完这本书之后，废名文体和语言的晦涩也许就不难理解了。

目 录

前言	格非 1
柚子	1
浣衣母	10
阿妹	17
火神庙的和尚	26
竹林的故事	34
河上柳	40
张先生与张太太	44
石勒的杀人	51
浪子的笔记	54
桃 园	61
菱 荡	69
小五放牛	74
毛儿的爸爸	78
桥(上)	86
桥(下)	204
莫须有先生传	248

柚 子

柚子是我姨妈，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。妻比柚子大两岁，我比妻小一岁；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，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。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，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，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，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，我和她的中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，从没畅畅快快的玩耍过，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。

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。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，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，都感不着兴趣；出城不过三里，有一座热闹村庄，妻的家便在那里。何况我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。

我同别的孩子一样，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，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；不同的地方是，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，——父亲再不能说，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。我穿着簇新的衣服，大踏步跑去拜年，柚子早站在门口，大笑大嚷的接着，——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，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。（现在想起来，也许是我的家运胜过她的原故。）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——我的妻除外——都团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，谁播得汉字那一面，谁就算输。在这伙伴当中，要以我为最大量。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，柚子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，我却几乎要得一文也没有。柚

子忽然停住了，很窘急的望着我，我也不睬她，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耍。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，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，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：“炎哥，不要再耍吧！”我很气忿的答她：“谁向你借不成！”

许多糖果当中，我最爱的是饴糖。每逢年底，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，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；拿回家来，盛在小小的釉罐里，作我正月的杂粮。柚子本不像我贪吃，为我预备着的东西，却也一定为她预备一份。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，而且反复说道，反正只有这么多，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。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，我的手却由不得我，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。吃得最厉害，要算清早睁开眼睛睡在床上的时候，——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。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，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；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，但她并不作声。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。

外祖母的村庄，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，河东约半里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。清明时节，满山杜鹃，从河坝上望去，疑心是唱神戏的台篷——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。这是我们男孩子惟一的戏，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惟一的贡献。放牛的小孩，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；他们把系在牛鼻子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，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，我们走上山顶折杜鹃。我捏着花回去，望见柚子在门口，便笑嘻嘻的扬起手来；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：“炎哥替芹姐折花回来了！”其实我折花的时候，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“芹姐”的我的妻。柚子接着花，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。

杜鹃花，

朵朵红，

爷娘比我一条龙。

哥莫怨，

嫂莫嫌，

用心养我四五年；

好田地我不要……

“柚子只要好收奁！”我得意极了，报复柚子刚才的嘲弄。

抱村的小河，下流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；滨湖的居民，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，把长在湖底的水草，用竹篙子卷起，堆在陆地上面，等待次年三四月间，用木筏运载上来，卖给上乡人做肥料。外祖母的田庄颇多，隔年便托人把湖草定着。我同柚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，见了载草的筏，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，要是哪天中午到筏，那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。我比柚子固然更性急，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，有时候得冒火，帮着她拿剪刀同线，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。白皑皑的沙滩上，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；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上跨上跨下，四五个婀娜的小孩，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；拣粪的大孩子，手里拿着铁铲，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。这小孩中的主人，要算我同柚子了，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。这湖草同麻一般长，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，我们拾了起来，系在线上，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。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顶好，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，套数也更多哩。

我小时欢喜吃菜心，——现在也还是这样，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念我。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，茎短而粗，把它割下来，剥去外层的皮，剩下嫩的部分，我们吃菜心；烹调的方法，最好和着豆粩一齐煮。这固然也是蔬菜，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；外祖母园里采回的，可说是我一人独享的了，柚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。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总是牵我同柚子一路去。说是割春菜，不但我喜得做猪仔叫，在外

祖母也确是一年中最为得意的收获；柚子呢，口里虽然说，“你有好的吃了”，仿佛是妒我，看她遇见一棵肥硕的，却又大大的喊起“炎哥！炎哥！”来了。

夏天的晚上，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；倘若有月亮，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，——不知不觉地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。女的在场的一角并排坐着，一会儿唱月亮歌；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；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，一个站开几步，抬头望月亮，一个拿块瓦片，挨次触着坐着的手，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，猜着了，归被猜的人出来望，否则仍然是她望。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，最热闹的自然是我，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，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。我愤极了，听得那边低语：“看你的炎哥！”接着是柚子的声音：“衣服弄坏了！衣服弄坏了！”

我们一年长大了一年了。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。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，以前同妻一路玩耍，不过莫名其妙的怕别人笑话，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。那年三月，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，经过我的族人门口，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婢娘，请外祖母进去坐坐，并且指着柚子道：“这是奶奶的孙女儿，我们家的媳妇？”柚子的脸色，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，我也笑着不大过意。同年六月，我进县里的小学，柚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。在这几年当中，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村庄，但是，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，不准我自由走亲戚；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，又找不着别的借口。有一回因事到姨妈家去，柚子适逢在家，害了几个月的病，起不下床来，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一声好。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，在家的机会更少，我的记忆里的柚子也渐渐忘却了。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，——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，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。姨妈的家况，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，却总不外乎叹息。

据说外祖母替姨妈订婚的时候，两头家势都很相衬。姨妈的

公公，为人忠厚，又没有一定的职业，不上几年工夫，家产渐渐卖完了。姨妈初去，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，却还属自己，——后来也典给别人。外祖母家这时正兴旺，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，商量姨妈的公公，请他把姨父分开，欠人的债项，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。从此姨父姨妈两人，由乡村搬到县城，凭了外祖母的资本，开一所染店。我在十二岁以前，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，因为住在街上开店，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，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，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戴的，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，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：当时稍为有点想不通的，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。姨父晚年多病，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。两表兄丝毫不染点城市的习气，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，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，而且同我一样，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，成日同姨妈计划，只要怎样怎样，便可怎样怎样；因了舅爷的面子，借得很多的资本，于旧店以外，新开几个分店。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，见了母亲，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，统行哭出来了。母亲故作宽解——却也是实情，“外祖母活在，更难堪哩！姨妈这样不幸！”母亲说，两表兄新开各店，生意都没有起色，每年欠人的债息，无力偿还；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，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；柚子呢，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屋里，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，屋主而且也就是债主，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。母亲又极力称赞柚子的驯良，“没有她，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。”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；记起柚子，很想会她一面，却也只能会一面，不再有别的感触。

到家第三天下午，告诉母亲，去看看姨妈；母亲说，不能走前街，因为前门是关着的，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。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，坦中间有一座坟，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，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，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，

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。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，首先望见的是那碑，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，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。忽然间几只泅水的鸭扑的作响，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。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，——她停住了！“不是我的炎儿吗？”“呵，姨妈！”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！颧骨突起，令人疑心是个骷髅。姨妈引我进门，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，满堆些杂乱的稻草，竿子却还剩下几根；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，也横倒在地上，上面尽沾些污泥。踩石的形状，同旧式银子相仿，用来展压头号的布的，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：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，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，踩布的师父，两手支着木梁，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，左右摇动，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，那师父总装着恐吓的势子，对我说“跌下来了”的话。姨妈的口气，与平时完全两样，一面走一面说着，“只有望我的儿发达！”要在平时，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弟兄上进，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差比做官的意思。我慢慢的开着步子，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，而且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。屋子里非常静寂，暗黑，只有挨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。进了这间，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。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；现在有一张大床，床上只缺少了帐子；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盒；另外是炉子，水缸，同一堆木柴。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。姨妈似笑似惭，终于哭起来了。我也哭起来了，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：

“柚……柚子妹妹呢？”

“她……她到……东头……邻舍家里去了。”

我不能够多问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口送我出来，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，同我母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妈，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，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，笑着，争闹着的柚子妹

妹，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，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。临了仍然落到柚子，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柚子的身上。

那年秋天，我结婚了。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，彼此谈笑，高兴得非常，——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怆恨的影子，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。

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，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，我同我的母亲，舅爷，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。母亲哭个不休，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。我看着母亲哭，心里自然是不好过，却又有自己的一桩幻想：“倘若目及我同芹……欢送孙女儿呢？还是欢迎外孙媳？”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，其时半轮月亮，挂在深空中，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，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。我忽然问她，“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？倘若同柚子一样，一块儿……”

“柚子……”

我无意间提起柚子，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，接着两人没有言语，好像一对寒蝉。柚子呵！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。

“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？”我突然问。

“我们婚期前一月，我父亲接她到我家；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我家呢？母亲也曾打发人去接她。”

“她也向我谈起，这里的女伴儿多，没有合身的衣服。”

“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。”

“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了。”

“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，她却不在家。”

“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，——帮他们缝补衣服。姨妈的粮食，多半还由她赚回哩。”

“她两位嫂嫂呢？”

“各自回娘家去了。柚子同我谈及她们，总是摇头，成日里怨天恨地，还得她来解劝。”

我渐渐感着寒意了。推开帐子，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，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。妻起来把窗关着，随又告诉我，姨妈有意送柚子到婆家去，但公姑先后死了，丈夫在人家店里，刚刚做满了三年学徒，去了也是没有依恃的。

“现在是怎样一个柚子呢？”我背地里时刻这样想。每逢兴高采烈的同妻话旧，结果总是不作声，她也只有叹气。我有时拿一本书倒在床上，忽然又摔在一边，张开眼睛望着帐顶；妻这时坐在床前面的椅子上，不时把眼睛离开手里缝着的东西，向我一瞥，后来乘机问道：

“有什么使你烦恼的事呢？请告诉我，不然我也烦恼。”

“我——我想于柚子未到婆家以前，看一看她的丈夫。”

去年寒假，我由北京回家，姨妈的讼事，仍然没有了结，而且姨父已经拘在监狱里了。我想，再是忍无可忍的了，跑到与那屋主很是要好的一位绅士处，请他设法转圜。结果因姨父被拘的原故，债权取消，另外给四十千出屋的费用。这宗款项，姨妈并不顾忌两位嫂嫂，留十五千将来替柚子购办被帐，其余的偿还米店的陈欠，取回当店里的几件棉衣，剩下只有可以杂得五斗米的数目了。

出屋那一天，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，我的母亲托我的一位邻人去探看情形，因为习惯的势力，我们亲戚家是不能随意去的。下午，那邻人把姨妈同柚子带到我家来了！这柚子完全不是我记忆里的柚子了，却也不见得如妻所说那样为难人家的女儿；身材很高，颜色也很丰满，见了我，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“炎哥”。我几乎忘却柚子是为什么到我家来，也不知道到堂屋里去慰问含泪的姨妈；心里好像有所思，口里好像有所讲，却又没有思的，没有讲的。柚子并不同我多讲话，也不同家里任何人多讲话，跟着她的芹姐笔直到房里去。后来母亲向我说，母女两人预备明天回原来乡间的旧居——不是曾经典给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，是向一位